

知常先生雲山集

二

知常先生雲山集

知常先生雲山集卷之四



重陽祖師開道碑

原夫至道出自先天太上卓尔立其宗累聖襲而張其後靈源妙本既發而不蒙幽捷玄關大開而弗閉從茲設教代不乏人然而順世污隆乘時步驟去聖逾遠靈光不属波瀾既蕩異派爭流枝葉方聯而紛華競出散無名之大樸遺罔象之玄珠忘本迷源隨聲逐色正塗壅底道閭荒涼由是聖人復起究天元一氣之初洪造更新應曆數萬靈之會天挺神授而

力拯頽綱祖建宗承而載維新紐棄華摭實援溺導迷革弊鼎新而玄關復啓焉重陽祖師乃其人也姓王氏諱誥字知明道號重陽子本京兆咸陽人骨相魁梧神襟逸邁冥通廣漠密契參寥智徹真源行超法海大量以虛無爲軀骸屋非干玄功與造化爲儔情塵頓息破幻如摧枯拉朽斷疑如碎茵拔茅穩掛洪鍾高懸寶鑒眞自甘河之遇密授神丹靈從酌水之通衝開智藏是以性天凝寂覺海汪洋塊坐南時淵默之雷聲忽震鳥飛劉蔣圓明之月照無邊猶示

地文深扃天府活死名墓示絕後之重甦靈位為牌
表亘初之自在瓊英特秀而識之者希石髓重開而
遇之者罕於是方求續焰知音之徒預知其其在東海
之濱也遂焚庵拂迹策杖雲行語人曰吾將於丘劉
譚中捉馬矣世莫知其意謂徒以害風命之而皆不
信也時大定七年夏四月發程東邁及寧海登萊揭
虹蜺之竿施雲霞之餌方便神化未及數年引出受
道之器者七人內果得丘劉譚馬焉乃道中之龍也
遂號馬公為丹陽子譚公為長真子劉公為長生子

丘公為長春子四子之亞有玉陽子王公廣寧子郝公
及清淨散人皆目擊頓悟各令隨方立志煉已修真
唯挈四子直抵大梁寓於岳臺坊磁器王氏之逆旅朝
夕相從切磋琢磨曲盡其妙一日乃謂四子曰汝等性
命各自護持儻有所疑質於丹陽吾將赴師真之約矣
翌日果升霞焉時大定庚寅正月初四日也春秋五十
有八其恍惚神變載之別錄不可具述迂其靈骨而葬於終
南時膺大朝隆興崇奉道德長春真人起而應召之後
玄風大振教門日盛至於嗣教清和真人遂命徒眾營

其所葬之地爲重陽宮此昇霞之地遂崇修爲朝元
宮焉嘗試論之世之所謂得道者必詳其迹之所爲
所謂得仙者必議其事之恠誕所謂長生者必欲留
形住世而已殊不知神變出異幻惑靡常乃好奇者
之所慕誠道家之所謂狡獪也至於自本自根自亘
古以固存而不壞者豈尋俗之所易見易知哉祖師
之來傳此而已則氣運之變不可役化機之動未始
出逍遙於廣莫之鄉放任於曠垠之野隱顯莫測應
變無方細入毫芒大包宇宙在有非有居空不空清

淨本然古今常若祖師以此立本以此應世至於蛻
形蛻法而直入於不死不生混淪脗合與道爲一焉
此亦妄測其迹耳固非其所以迹也其所以迹者雖
大辯者不可言詰矣輒鞭駑鈍敬爲之銘

元貞壽海

混混茫茫

葆光天府

純純常常

祖師西來

傳此妙旨

揮霍靈空

息黥補劓

四子相從

無爲一宗

同心仰事

亘古真容

丹成厭世

如蟬出蛻

蛻形蛻法

復乎無際

時不可拘

方不能礙

出入有無

神通自在

規此靈蹤

建之一宮

薪薪續焰

敷暢玄風

終南縣梁家庄棲雲觀碑

全真之旨醞釀有年薪焰相傳古今不絕然而藏身
深杳未易發暢者蓋葆光滅迹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者也其教以重玄向上爲宗以無爲清淨爲常以法
相應感爲末摛實去華還淳返樸得老氏之心印者
歟皇統之初重陽祖師傑出塵表存神過化方始輝

雲山四

日

表

光遂以是道傳諸海濱數子所謂馬譚劉丘之倫也
雖復強本而其教未始大弘也至於國朝隆興長春
真人起而應召之後玄風大振化洽諸方學徒所在
隨立宮觀徃古來今未有如是之盛也門下有任公
先生者其族相臺人也捨俗投玄北遊燕薊師事棲
雲真人從道有年密傳其妙乙酉春下山飛舄行化
於秦晉之間以及終南至於重陽萬壽之宮東約五
里有墅曰梁家庄世傳古有洞清庵乃重陽神化之
所立也未詳其實經易世之後荒蕪四合通魁馳之

徑而已因有是迹及承京兆府總管給據令射占開
擗住持先生乃率其門弟李志懃温志清等數十輩
同心戮力經營建立復成是觀前後約七十餘畝徑
穿修竹環以清流堂殿僅完廊廡序列方壺在後特
室處幽乃蒙宣差權省移刺公主張贊成其事清和
真人爲之題其額曰棲雲以爲祝延

聖壽之鄉薦享祈禳之地心香頻炷光揚玄祖之風
性燭常然開示全真之化落成之日命刻翠珉以傳
不朽勉爲之銘云

雲石

五

一

圓機日新 乃全乃真 持以重靜

保以真淳 祖師之來 如新斯旨

東海之濱 傳之數子 大振玄風

神丹普示 浩劫難逢 尤宜立志

歸其門者 豈不尔思 夙興夜寐

勉而効之

洛陽縣朱葛村棲雲觀碑

皇朝聖祖御極之初思徵有道長春真人應召之後
化洽無垠道日重光玄風大振簪裳之侶霧集雲臻

宮觀之修星羅棋布遐荒若此况中夏乎茲洛京之南及一舍古墅曰朱葛左連嵩少右顧龍門萬安之山峙其前伊洛之川注其北中立道觀曰棲雲覈其迹之本末寔棲雲真人門下四子經始而建之也辛巳秋真人開道盤山方來修煉之士多徃質疑令聞遠播黃冠野服遊其門者不可勝計亦當時輔教之首出者而四子一曰崔志隱二曰管志道次曰董道亨次曰李志希俱在席下叅學有年皆蒙印可其心莫逆相與爲友甲午秋九月共議采真之遊乃自北而南遍歷燕趙齊魯之間乘流坎止未及覃懷當是時也始經壬辰之革河南拱北城郭墟屬居民索寞自閔而東千有餘里悉爲屯戍之地荒蕪塞路人煙杳絕唯荷戈之役者徃來而已丙申夏四月數子渡孟津而遊洛京暮及陳昌遇故人石公見而驚喜相待甚厚眷戀不已留居數月周覽山川明秀與心會處以安蓬葦而及朱葛顧視四方何異深山大澤迥絕人境棲真養浩不無助焉訪其隣寔董道亨之故里也備知土地磽肥彼此畔埒皆荒蕪四塞藜藿叅

天殊無王者惟存廢址瓦礫而已數子於是議經道
觀爲之張本繼而王楊江李尋至同心戮力有作爭
先卜築埒茨芟薙墾擗摧枯拉朽剪荒榛枳棘之叢
解穢除紛樹火棗交梨之木朝勤暮止日改月化幾
二十年是觀浸興立正殿以奉三清後真堂以尊衆
聖雲會在右芬積居東附近門墻膏腴之田六百畝
栽培覆護果實之木千餘株檜栢蕭森門庭清肅養
生儲蓄取諸左右而豐敬接方來兼有自他之利尊
師報本奉國薰修祝贊璿圖祈禳士庶雲霞萃止師
真往還乃爲東道主也甫成而後額之曰棲雲蓋取
其師之道號云冀不忘師也三子之能事旣畢從師
歸汴唯李志希主之有年而不替克成其事善守者
也崔子復贊成其像歲次昭陽大淵獻春正月執事
者不遠而來致敬祈予贊語以紀其實義不可辭勉
從而直書其銘曰

大哉至道

無門無旁

不即不離

四達皇皇

聖人得之

終身所存

老氏發源

傳嗣萬世

近代重陽

其龍其光 長春相繼 真風益彰
棲雲至德 知白守黑 惠慈利物
爲天下則 四子明儔 克紹箕裘
采真龜洛 朱葛興修 琳宇一區
芝田六頃 火棗千株 具瞻萬境
晨香夕燈 衆善奉行 自天降祐
何福不臻

盤山棲雲觀碑

道無形埒得人則行山無高下有仙即名此物理之

雲山四

八張

冥符人事之昭合也漁陽西北之山本名四正古有
田盤先生者田其姓也未詳何代自齊而來棲遲此
山歲歷已久得道成真雖獷獵庸樵莫不敬仰遠近
風化人因名此山爲盤山焉茲山之顏紫峰之下懷
抱爽塏明秀端正號曰中盤縹緲雲霞之洞府也累
經劫代爲浮圖氏所居會金天失馭劫火流行陵谷
推迂物更人換復爲茂林豐草豺虎之所據焉時膺
大朝隆興崇奉道德棲霞長春真人起而應召甲申
正月復還燕然建長春宮由是玄風大振四方翕然

道俗景仰學徒雲集門下有棲雲子者密通玄奧頗
喜林泉飛鳥擇地其徒有張志格等庚辰歲預及此
山薙荒擗徑披尋故址巧與心會遂營卜築辛巳春
承本州同知許公議請棲雲真人住持此山應命而
至居無幾叅學奔赴虛往實歸日數之而不及也席
下皆茂德耆宿履踐皆抱朴明真徒輩日增遂營爲
觀丙戌春疏請長春真人作黃籙醮事真人因題其
額曰棲雲觀焉厥后名播諸方京師官僚士庶復請
出山住燕京天長觀丁亥秋真人昇霞之後大師由
是率衆南邁所過者化郡縣郊迎隨立宮觀創新葺
故者不可勝數皆其門弟所主焉特於南京重陽祖
師昇霞之所鄭重傾心構朝元宮最爲壯麗也原夫
棲雲大師立德建功造始於中盤大成于梁苑其贊
助真風輔成玄教亦由時之盛者也此特紀其實迹
而師之所以迹者殆不可以言傳也後之學者亦宜
勉旃敬爲之銘

田公先生

人物之英

玉石之榮

泉源之清

神變罔測

不留影迹

山有其名

公懷其實

久假浮屠

於今始歸

猿鶴並集

雲霞以依

棲雲老師

復主張是

敷暢玄風

無遠不至

王之與田

削去二邊

千載一合

薪火之傳

松風竹月

水聲山色

出示吾宗

惟居之得

山舟密移

行莫遲遲

重玄向上

勉而効之

高唐重修慧冲道觀碑

卷十四

十

無何之鄉廣莫之野有方外之遊者二子焉一曰延
真次曰永真延姓賈氏名志希永姓李氏名志端延
真之祖出於鈞永真之家起於嵐鈞南嵐北途經數
千之二子者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俱以服膺道術
爲業繼長春清和之風而歷久不渝其純信之篤而
能剗心厲志掃除狂妄以至骨立而能超卓於世俗
者其所見無全牛而游刃恢恢有餘地耳時無止分
無常水金禪代之交陵谷變遷之際諸夏雲擾朔南
未寧生民塗炭迫側而心跡自致灰槁者有之况久

於其道者乎懷玉於中同塵於外人無識者壬辰之
運延與永相遇於瀑水之城隈目擊神會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與爲友或裹飯相餉或力作自娛二十
餘年猶斷金臭蘭未始相離也崇墉之顏有菴之故
基二子於是捃摭瓦甃治平高下採之築之堂之構
之畦蔬園圃倚阜臨溪列植蒼官雜以花木閭苑壺
天之邃靈源洞府之幽未異此也是謂慧冲道觀之
二子者挹挹然於其間雖市井之喧闐而耳若無聞
境色之紛華而目若無見機械不藏於曾次虛白不
昧於厥中所作與人同所養與人異真修混沌氏之
術者歟與夫登壠而爭先坐乾沒而無足者固有間
矣詎可同日而語哉亦內外之不相及已丙辰夏五
月朔叙而銘之其銘曰

玄教心銘

資深性成

了真非妄

惟一惟精

大躰完全

必靜必清

中主而正

自誠而明

道傳二子

延永其名

斷金之友

蘭若斯馨

俯存方輿

仰事圓靈

若愚若慧

如醉如醒

在櫻而寧

與物皆作

仙路不迷

洞扉無鑰

秀木蕭森

靈苗間錯

忘懷市井

無異丘壑

雞犬放收

蘧廬寄託

嚼蠟世味

分甘天爵

膏梁不願

隨宜飲啄

無幾無時

仰參寥廓

長春真人成道碑

真人族姓丘氏諱處機字通密道號長春子祖居登州之棲霞宿稟仙姿聰敏博達神襟逸邁識度不凡

未弱冠之一年穎然頓悟棄累投玄而參訪焉大定丁亥春正月重陽自陝右而來訪求知友始及崑崙真人聞而往觀之目擊神會遂師事焉親炙左右重玄理窟日以發明繼而同志偕來謂丹陽子馬公長真子譚公長生子劉公玉陽子王公廣寧子郝公數子同師遂結方外之心交泛全真之法海師資授受皆能服膺而各得所傳居無幾重陽惟挈馬譚劉丘而行聲傳四海已而之汴復寓岳臺坊之邸中頓致數子久之付後事於丹陽無疾而返真焉四子護靈

襯而歸殯於終南襄事既畢各議所之分方立志於
是真入乃遊秦隴戢迹磻溪篔簹瓢不置蓑笠隨身物
我俱忘心宇泰定六年而造妙以至出處語默動容
周旋無非道用玄開啓鑰天府開高知藏充盈辭源
浩瀚一言之出人競誦之聞其風者梯山航海以來
觀遊其門者步武摳衣而上問聲名籍甚山斗具瞻
大定戊申春二月世宗遣使徵赴闕庭掌行萬春醮
事特旨住全真堂屢承接見問保安之道真人諭以
抑情寡欲養氣順神發明道德之宗剖析天人
之理

上大悅而益敬之明昌辛亥復之海上而居濱都之
太虛觀同道者咸師尊之請益則以功行罪福為戒
泛應則如酌水投器隨方圓大小取足而已其人多
以自理於民草衣木食者有之志操相尚世莫知其
所以也故教未易大行乎天下時膺 皇朝應運奄
有區夏朔南始通德譽上逮己卯冬十月上遣便宜
劉仲祿率輕騎數十攬槍開道逕及海濱奉召徵師
真人以天意所存不辭而發軔侍行者一十八人皆
叢林之傑出者指程西北跋涉艱虞萬里龍沙繼及

行在上嘉來遠之誠重慰勞之一日問以長生之藥
真人曰有衛生之經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每召就
坐即勸以少殺戮減嗜欲及慈孝之說命史錄之癸
未春特旨復燕勅建長春宮主盟玄教天下之冠裳
者咸隸焉仍賜金符其徒乘傳往還奏對敕蠲門下
賦役自是玄風大振道日重明營建者棊布星羅叅
謁者雲駢霧集教門弘闡古所未聞真人年登耄耄
席煖燕山普應諸方遠近咸化祈晴禱雨剋期而應
蓋天人之相通毫髮無間也丁亥六月天大雷雨太

液池岸崩而水竭北口山壁摧而聲震師聞之曰山
之摧池之枯吾將與之俱乎秋七月朔後九日果示
寂焉享年八十有一葬靈骨於白雲觀之處順堂戊
子嗣教清和真人承朝旨封尊號曰長春弘道通密
真人嘗試言之真人降世厥德以常握太上之玄珠
佩重陽之法印志堅金石性潔冰霜泯浩劫之塵情
破多生之習障靈風拂袂性月橫空大明乎根幹泉
源滋蔓乎波瀾枝葉知常安靜復命致虛金丹大藥
之成火棗交梨之實神通自在應變無方具天地之

大全復古今之大躰周行不殆獨化卓然此真人所以成已而爲天下大宗師也道之所在物自歸之和氣橫流無遠不至崇修宮觀建立門庭敬圖象外之尊敷暢玄中之教指天真而開徑路濟苦海而作舟航登之者必通行之者必至凡有足者皆欲及其於道也此真人所以闡化羣迷維持正教也曩者國朝初興天兵暫試血流川谷肉厭丘原黃鉞一麾伏屍萬里馬蹄之所及無餘地兵刃之所臨無遺民玉石俱焚金湯薨粉幸我真人應召行在微言再奏天意

方面許順命者不誅指降城而獲免諭將帥以愍物勉豪傑以濟人在急者拯以多方遇俘者出以貲購婢僕之亡從道者皆恕卑賤之役進善則放良救人於塗炭之中奪命於鋒鏑之下使悛惡而從善皆道化之弘敷也天下之受庇者多矣亦有不知其然者雖利天下不言所利真人有之德揆天壤性超帝先或者以耳目聞見妄測之皆得其跡也跡則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跡者大智不能知大辯不能言猶戴天而莫知其高履地而莫知其虛妄測之者皆聽瑩也

李公大師不遠而來命紀真迹之崖畧將刊諸石以壽其傳亦報本尊師禮也義不敢辭輒從是說謹齋沐而直書其銘曰

長春仙公

冰雪其膺

山海之秀

人物之英

微慮必克

純粹而精

直超幻境

高居九清

降為帝師

光曜神京

獨往獨來

即本即迹

化機萬變

吾宗惟一

長生久視

重德之積

千載逢遇

沉淪頓息

不識不知

玄恩波及

大庇吾門

昊天罔極

咸寧縣夏侯村清華觀碑

京兆之西四十里川曰華嚴山水明秀之所鍾竹木鬱茂之所庇左連杜曲右接白雲玉案之平極於南鳳棲之原倚其後中之墅曰夏侯琳琅掩藹之間有觀曰清華覈其所起自宣差總管田侯洎儒公大師之張本也貞祐南遷之末金湯蕪粉人物劫灰河外陝右之民廢而後復之未遽寧也兵塵騷屑曠野平

蕪視向之所有失之者十九思以振僵植仆救療民
瘼誰其尸之蒙宣差田侯奉命來蘇疾小間也田侯
諱雄祖全州人初以勇武聞壬午擢爲隰州元帥兼
節度使四方向風慕義不召而歸者多有之癸巳秋
九月以征討有功遷陝西五路總管存卹軍民懷來
郡邑治政之暇兼崇道德凡所營葺皆力贊之與儒
公大師有昆弟之舊聞馨欬而敬信之篤而能服膺
履踐悛惡而善者從之釋俘虜之族千餘輩其易悟
者歟儒公大師諱志久儒其姓也全州人自幼而道

師事棲雲真人親炙有年密通其奧杖履諸方西遊
吉隰丙戌者艾請住祈真觀癸巳田侯請住京兆迎
祥觀暨而尋及夏侯之里躊躇四顧清絕可觀曩爲
名公達士遊息采真之地忍視蕪沒縱狐兔豺狼之
嗥嘯於其間遂擇隱約接瓦雍荒垣而限之經內外
之田以畝計者二百八十有奇立文以畀之儒公乃
卜築於是以至聖宇真堂靖廬特室隨宜序立足以
栖遲清侶鄭重薰修夤敬盟真祝延 皇祚以報洪
恩之罔極也落成之始走請於宗師額之曰清華壬

子夏四月真常真人承旨代祀名山大川以暇及此
喜其地秀人傑信宿而還觀夫天之開圖地之孕秀
山之靜水之流蒼翠惟此君周旋無俗物清入毛骨
豁爽神襟宜乎栖心煉性者之所居固可朝夕於是
造次顛沛而不離於是神物俯仰不無助焉其自得
之妙可盡模哉一日執事者不遠而來囑予紀實不
可以蹇淺辭輒從其說而直書其銘曰

森碧琅玕

鳳原之顏

觀曰清華

晻藹之間

迥入毛骨

靜掃神姦

雲霞其侶

玉笋其班

爰遊爰處

以安以閒

居以特室

應以樞環

靈扉無鑰

洞戶無關所以爲達者之遽廬

冀真仙之往還也

鄆陵縣黃籙大齋之碑

道運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之變而有巨細洪纖飛
潛動植氣之運則有升沉消長生滅廢興若萬象之
斡旋無首無尾若四時之代謝不古不今此天理之
常然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在氣運故新之革時數終

始之交未有安而待命順而不悍者也當其時則急於得而以力取差其時則執其失而以力爭以致伏屍萬里殺人盈城有死於鋒鏑者有死於木石者有死於火水者歷代無休連年不息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蓋逆天背時故如是也湯武而下禪代之際莫不如斯爰自大朝隆興金源失統干戈不息以迄今日幾四十年矣馬蹄之所及則金湯壘粉兵刃之所臨則人物劫灰變谷爲陵視南成北比屋被誅十門九絕孑身不免萬無一存漏誅殘喘者孤苦

伶仃覆宗絕嗣者窮年索寞憑誰薦拔空負寒心况在黃流之外疆場之郊當此之危甚於他所驚魂滯魄長劫難伸須仗玄勳始能解脫今蒙醮主某官等興大慈願發上善心乃就某觀修設無上黃籙大齋供養三清玉虛諸聖位昇仙與度魂相對明善惡之殊塗南昌與北府爲隣示仙凡之異格潔清壇墀整肅方隅延降高真希垂景貺仍敦請南京朝元宮棲雲真人掌行醮事意者薦拔某路無主孤魂泊各家先亡滯魄有親無力附簡提靈伏冀孝子順孫思宗

念祖各罄丹誠具瞻真聖香花灯燭藉爲慧照光輝
星斗壇場權作彌羅境界俱沾惠澤淹沉枯朽獲重
蘇高蹈慈航鬱結幽明皆濟度親踈慶賴宗祖超昇
上願 皇圖永固聖德惟新邊鄙休兵士民樂業十
方三界六道四生有識無情俱蒙道廕今此玄壇潔
備法事嚴行畧序片言紀之於石

京兆普濟孤魂碑

己未冬十月西涼府太子下官八合宿有素願修建
無上黃籙醮事即本府迎祥觀自春抵秋葺營殿堂

封治壇墀不遠敦請棲雲真人作大濟度師主張法
席越某日召集羽流布陳儀象發文預告三界明真
上下神祇齋戒精思庇物歲事望前三日肇行典禮
恭祀列聖三百六十分位意者薦濟宗族遠亡近化
洎率土無主孤魂兼有親乏祀之家投壇附薦自此
及彼無戚無踈俱賴薰修普祈超度如是行道三日
兩夜望後一日昧爽散壇乃畢盡誠竭力亦仁孝之
用心也嘗試言之天地一氣物我同根方萬化之弛
張布衆形而區別雜以五行之生剋均以四序之推

迂其變日新化亦罔極此氣動用之常也而又一受其形執以爲我有於是相與靡刃對待則有強弱廢興死而後已殊不知氣之所役時之所運數之所存理之所在一僨一起有始有終得失存亡天之所造孰能禦之爲之者敗執之者失逆之者滅順之者昌角智者窮角力者負蓋人之不可勝天久矣方今皇朝應運奄有諸夏朔南漢北東海西涼異軌殊途咸歸一統天下無二道率土無兩心向之兵革屠裂備經之矣彼之宗祀覆絕俱見之矣以今較昔萬無一存以已方人身獲安吉枝葉滋蔓有人爵之從納自天之祐以身之幸思天下之不幸以已之親念天下之無親合氣同根得無感慨是以允懷素願披露丹衷仗玄元救物之慈啓黃籙大齋之法仰衆真之普力冀三境之垂光照燭幽冥開通陰府收攝萬氣久沉之魄悉歸源混合百神無主之魂皆拔萃共乘和氣幽贊 皇圖一混車書載橐弓矢多方順化四海歸仁亦臣子之至願也醮筵潔備法事嚴行刻石紀功庶傳不朽摭實而直書其銘曰

夫物芸芸

各復其根

往而不返

無主之魂

執守之魄

不得其門

依草附木

莫知所存

况在兵塵

連年不息

殄殲勦絕

萬不存一

驚魂失措

轉徙沉溺

隨化往來

動經劫石

今承醮主

發上善心

崇修黃籙

拔擢幽沉

普天率土

往古來今

無踈無戚

俱賴威音

虛魄以歸

遊魂復本

介見者潛

豕立者泯

何彼何此

咸居範圍

冲氣冥會

承平庶幾

黃籙大齋薦父之碑

人生天地間如蘧廬逆旅之暫寄距以百年光景之速猶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未有常而不化者也而人在數十年中或壽或夭形有定數各不自知朝夕如是求其出化機之表入太漠之鄉者幾人哉自是而下孰能勉之夫為子者乃父母之委蛻也生死之間將何以報是以生當愛敬死當哀戚裡祀不忘禮

之常也載思其親向之在世爲身爲我及諸萬塵誘引七情六欲之所謾昧無時不妄無時不爲過積丘山善無絲忽今也骨骸委地魂魄投空滅而不續則若存而不滅果安在哉其在此乎在彼乎墮冥府之考校乎遊天上之宮闕乎其出入於六道四生乎其復生於人世乎噫未可知也有居無事而推之者矣若有真宰所司以幽明之異趣味然罔識冥冥悠悠而已可不大哀耶是以孝心不忘思親報本其恩罔極泣血傷心匪仗玄勲憑何薦拔固當竭誠致敬披露丹衷祈禱高真希垂開度幸冀靈魂超越苦趣不逢亦感通之理也茲辰某人奉薦亡父母於今日日化當薦之辰謹修黃籙大齋供聖某分位敦請某師掌行醮事及命玄壇清衆進表上章依科行道某日爲始發牒至某日焚詞告畢既來茲會潔赴靈壇各罄丹誠同心薦拔乃孝子仁人之盡心也威儀旣備法事嚴行報本之誠宜書諸石以示來者亦勸善之亶亶也其銘曰

子之事親

死如奉生

以享一薦

泣血投誠

父母之靈

泊乎冥冥

思以報本

盡天之經

詣此琳宮

玉清之境

祈以蠲潔

氛濁悉屏

羣真輻輳

衆聖同盟

雲霞駢集

師德咸臻

慈雲法雨

如雷如霆

火庭煉度

炊累超昇

屯莊南昌觀碑

道無棄物物無非道通六合之內外貫萬有之洪纖
莫不皆存是以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寧三景得之

而明四序得之而運聖人得之所以垂世立教蓋稟
無名之樸降為鎮化之師妙用滋彰神功昭著靈源
一發正派橫流雖步驟之殊時亦污隆而順世道無
增損用有行藏開闢以來洪荒莫紀中古以來槩舉
其人伏羲之時鬱華子神農之時大成子黃帝之時
廣成子顓頊之時赤精子高辛之時錄圖子堯有務
成子舜有尹壽子禹有真行子湯有錫則子之人也
之德也皆出經傳道代為帝師玄派洪濶波及羣品
具載玄箴間有銷聲拂迹嘉遯忘名者莫知紀極殷

周之世老氏出焉挫銳解紛隨機應化復之以虛極
靜篤申之以治人事天二篇四輔之存諸子百家之
學瓊林競秀蘭友爭芳霜心雪臆之倫被褐懷玉月
帔星冠之侶負笈擔簦經籍圖錄之支分科律典章
之蔓衍製玉醴瓊漿之飲服五金八石之丹或煉形
行氣或吐故納新辟惡祛邪行符治鬼此應世養形
之急皆輔道之事非爲道之道也其於歸根復命之
理有所忽諸近代重陽天挺神授絕累捐塵建立夫
根幹泉源掃蕩乎波瀾枝葉輔之以清淨真實應之

以柔順謙冲具天地之大全完古今之大躰也道傳
東海數子皆能鼓舞服膺聞風唱和天下化之泊乎
皇朝聖祖御極之初兼崇道德長春真人應召之後
大闡門庭室中之席不虛戶外之履常滿及嗣教清
和真人作大宗師寵膺上命簪裳接迹宮觀相望雖
遐荒遠裔深山大澤皆有其人茲歷亭之北里不及
舍聚落之墅曰屯莊富里之觀曰南昌爰自葆光大
師之所建也師姓朱氏名志明本土居人葆光則其
道號云盛年穎悟捐俗而道師事抱陽子劉志甫即

太古真人之高弟也大師親炙左右日改月化大蒙
印可中年復經父母之邦周覽故居荒蕪四塞仍存
基址而已大師率徒就荒開徑墾擗其地以畝計者
頃之半及蒙州主張侯給文以主之於是採之築之
經之營之鳩功締構曾未浹辰大成其事太上有殿
雲會有堂瞻真境之粹容副輿人之至願薦薌蕭於
穀旦篤香火於晨昏丕贊 皇圖延洪寶命善沾遐
邇波及生靈報本尊師酬恩育德其在茲乎甫成之
始請名於宗師額之曰南昌功成之後師箴其狂言

與其不可言者而往矣古今相繼而傳者皆不聞可
見之跡也跡非其本也其本則恬淡寂寞虛無無爲
乃天地之平道德之正存乎吾宗而已非見聞之可
接也所以紛華泯絕枯朽回春人非幻化之人物非
幻境之物此聖人之所以教人而有師資之道焉宮
觀之作取象以明有孚顒若之禮所以爲國薰修厥
有旨哉知觀劉某不遠而來祈余紀實將追述前人
之功業冀未來之勉旃故不可以蹇淺辭姑從其說
而直書其銘曰

歷代真仙

樞環應圓

污隆順世

隱顯從天

重陽發源

長春尤盛

大振真風

全提正令

有曰抱陽

其嗣葆光

太古之孫

道價諸方

故里經營

圓成勝槩

福羽以持

德輶以載

遊居寢息

焚修敢忘

皇壽以祝

地久天長

民福以祈

簡簡穰穰

慇懃旦夕

一炷心香

巢雲遇真記

雲山四

廿七

九

秦有巢雲者不知族氏及何許人也避始皇版築之役而逃於大行之麓披榛覽葛登極延險直趨高遠深邃鳥道人跡之不可至者而後止焉木食澗飲尋及茂林叢灌營巢而處其上故號巢雲斯人也方自擾攘迫側之間捐其俗累出於世網如脫兔焉木石爲隣鹿豕爲侶幸免人世驅率凌虐之苦特以散誕無拘自樂誓將終身焉父習虛靜翫閑中之日月始覺其長步物外之雲霞不勝其喜追憶曩日雜紛紜之白螳冒汨沒之黃塵如在烘爐沸鼎炙爆煎煮其

苦楚可勝道哉今也雖踐豺虎之徑路攀猿猱之岵
穴而與世殊絕豈有他哉冀獲解緩輕安不擾性命
之情故也或行或立或坐或卧躊躇四顧山寂寂水
泠泠鳥之和鳴獸之馴狎草木競秀峰嶺爭雄以爲
壺天閬苑紫府瑤臺神仙窟宅無過此也時復松陰
草徑被髮行歌林際溪邊孤身影舞其自得也如是
棲遲有年俗慮泯絕不知人世之易爲漢邪爲魏邪
不知自身之幻爲物邪爲我邪厭黃精飫蒼朮飲清
泉坐白石形解恍惚猶如假寐有一老仙青鬢方瞳
美髯鬚髻手拈芝草足履慶雲降於坐側指而呼之
曰吾子痼疾山林膏盲泉石則與顛瞑於塵境者無
以異矣特樂其靜久必繼之以哀而動矣吾今付汝
以無名之朴以鎮之則可解汝之靜縛而超乎崑崙
之上汝欲之乎巢雲遽然而起再拜稽首膝行而前
曰敢問其方老仙咄令默坐瞑目掩耳乃以利刃剖
其胷而剗其心然後合之傳以神藥畢曰無名之樸
仙聖之種置之胷中矣汝當護持旣而杳杳然冥冥
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良久之間若寢之覺若醉

之醒顧視其傍失老仙之所在捫其心曾平復如舊
頓覺空洞惺洒精神爽朗和氣橫敷具躰恬然天光
內發清淨本然亘初靈物寬舒自得滄海之濶不足
以喻其大雲水之閑不足以比其優透脫玄關玲瓏
智藏得無見之見解不知之知混冥與天地並生和
同與萬物爲一無彼也無此也高厚內外一躰周遍
巨細洪纖一性含攝然後鼓舞提携哦無聲之詩吹
無孔之笛彈沒絃之琴唱無生之曲聲振天地而世
未之嘗聞也以致龍吟鳳嘯鶴舞鸞鳥翔躡景凌虛乘

風御氣皆可爲之而能不爲也居山歷久樵獵者偶
而見異之名不可掩漸通蹊徑間有一二好道者尋
及叅謁時有士人榮伯華聞巢雲之風不憚崎嶇而
往觀之與偕來者數輩旣至視巢雲山谷枯槁之狀
責之曰大丈夫曾蟠錦繡氣吐虹蜺首出庶物澤及
羣生建大功處大名步金闈鳴玉珂在鳥則爲鳳在
獸則爲龍不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此人情之所共
欲也今子獨戚戚然局局然縮首於深山窮谷曾鯢
鰈井蛙之不若何不憤之甚乎巢雲舉首仰天而噓

徐而對曰子不見夫天地之間一氣之流布陰陽之
開闔雲雨之變化日月之照臨風雷之鼓舞霜露之
生殺用各不同此本乎夫而親上者也山之靜川之
流火之燥金之堅木之植石之固禽之飛獸之走魚
之游蟲之動蛸翹蠢蠕各稟不同此本乎地而親下
者也素分已定不可相易已定之分不可惡日新之
變不可知而人以知識妄計將以力取安有躡等而
得之者乎所謂不知常而妄作也然秋毫之微太山
之大彭祖之壽殤子之夭崇之富憲之貧素分已定

矣以道觀之有形有數倏忽皆空則大小壽夭貧富
貴賤無以異矣吾有非小大非形數無壽夭無貧富
無貴賤者存於中歷劫不壞亦已定矣復何慊乎伯
華曰有奇材而用於世則能庇於人今子爲人而無
用於世乃無用之人而已巢雲曰汝以無用爲苦而
不知有用之害也物之生以身口之逼爲人所制而
苦其生如馬之致遠牛之引重韁勒在前鞭策在後
特以芻菽之安而殘其性命之情也故曰巧者常勞
智者常憂直木必伐甘井先竭漆有用則割桂可食

則折膏以明而煎炭以熾而爇蚕以蠶而烹鳥以言而籠此皆以世有用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也伯華曰無用固善其如養生何巢雲曰世之所謂養生者不過充實其口躰而已是知生之具而不知生之主也生之所主者神也神存則生神逝則死貪生求養殘虐神主特以香味供其口鼻色聲娛其耳目六欲七情三毒五濁諸妄百邪皆傷其神神傷則逝神逝則身亡身亡則吾生何有此世之所謂養生者果不足以存生以不得無用故也伯華曰何謂無用之用巢

雲曰汝獨不見夫水之不動而澄鏡之不垢而明者乎物來斯照應而不藏往而不留照而無照用而無用所謂無用之用也無用之用故不勞其躰而躰常靜無照而照故不傷其明而明常然若心也自求有用則視不用目聽不用耳言不用口嗅不用鼻拈不用手行不用足四支百躰俱爲不遂若風痺癱瘓之人也吾心無用而百躰爲之用昊天無爲而萬象自馳大地無能而萬物自化無用也無不用也無思也無不思也無爲也無不爲也天地相通造化相同鬼

神莫測巨細洪纖皆具吾性中經萬劫而未常變壞
豈肯以塵垢粃糠幻化形物爲事哉去汝鄙人也無
亂吾事伯華茫然口張而不能弼良久拜辭而退

開州神清觀記

夫道之所以興乎世世之所以興乎道道與世交興
則俱飲玄化忘其覬覦攘竊之行人日迂善舉安其
性命之情而無犯分亂常者不幾乎平泰之時矣道
之於世豈小補哉方膺 皇朝革命百廢俱作長春
真人應召之後稅駕燕然石髓重開瓊函再啓天下

之嚮風者奔趨接迹其立志超卓爲人之所不能爲
者有張公先生乃其人也名志信號逍遙子彰川人
賦性剛決芥視塵累丁貞祐南遷之亂居民嘯聚互
相攻剽先生慮禍所及以身爲大患自逸而之深山
窮谷思所以出世之方而未之得也聞棲雲王老師
開道盤山而方來之學道者多從之遂不遠千里趺
足徃覘其所以而聶許焉久之獲預席下鄭重叅謁
曾無少怠曲盡其妙辭師下山鶉居穀食心之所存
非向之有我者之能爲也特以天地爲籩廬形骸爲

逆旅衣絮帶索面垢首蓬歲時寒暑之易一如也自
始及終其志不變若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視塵物
之往來人事之膠擾猶鳥雀蚊虻之過乎前未嘗介
意非有得於中者能如是乎蓋塗隙守神藏身深眇
而得其所謂大本大宗自亘古以固存者歟世以迹
觀之特見其制行清苦而人不堪庸詎窺其閫奧而
識之哉丁亥秋七月先生步及澶淵是俗洒然異之
有尸而祝之之意焉縣令趙侯見而敦請留居於靈
顯真君之廟時往餉之自是遊其門者日數之而不
及也其徒數百人坐不教立不議虛往實歸者有之
會首蔡公喜其爲人也以已廟側之田文而畀之別
爲卜築締構俾居而廬之安撫使王公嘉其制行嚴
謹裁成費助浸興是觀崇修正殿以奉三清次建堂
厨以延靜侶丈室序列以宜福地告成走請於宗師
真人額之曰神清嘗試論之人由道立道由人弘得
之於中應之於外是以亢倉子之在魯而細民有社
而稷之之思列禦寇之適齊而五漿有爭而饋之之
敬蓋存已之性以混天地萬物之性則無所不通保

已之和以合天地萬物之和則無所不至由是觀之
動高厚感鬼神入水火貫金石巨細皆應而况於人
乎夫飲人以和者孰不愛敬之哉逍遙子張公可謂
有矣其徒趙志完誦其人之志操思其所居之陳迹
將刊諸石以壽其傳囑予爲文固辭不可據其說而
紀之太歲強圉大荒落春正月望後五日記

滑州悟真觀記

吾道如海百川九野之水注而不爲有餘十載九旱
之灾而不爲不足以無窮金壁投之而不見以無窮

穢污投之而一如能浮鰕螬之微能運鯤鯨之大以
容而無擇也故能總包而無辨也故無外然而非形
迹之可見非聲色之可求存乎日用動止之間而繼
之以善而成之以性而已久之則能與造物者爲人
而後知夫物物者非物也苟或不然爲物所造不能
自得終隨大化密移而去矣孰能常而有之哉今夫
像教之興貴飾之盛聳凌雲之棟敞眩目之金碧
崢嶸殿宇端拱粹容自無而有葺故而新雖曰道家
其真乎其妄乎真之與妄亦所謂物物尔以真言之

土木附會圖繪丹青何者爲真以妄言之香火晨昏
具瞻面目何者爲妄至誠之感而神應之妄之在彼
真之在此從本降迹即真成妄攝迹歸本即妄成真
不即不離非本非迹亦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茲城內
之西北隅有觀曰悟真覈其經始者二女冠也一姓
郭黠土居人一姓王名妙瑞濬州人二者各有師俱
籍全真門下偶相遇於廣漠之野其心莫逆遂相與
友善共營作焉爲官民種福田之地蒙同知州事李
見其良謹施田一頃之半贊成其業自經始以至輪

與及請名於宗師題其額曰悟真一日其徒不遠而
來以及夷山請文於知常子曰悟真之觀爰自河朔
干戈始平滑臺之居人寥索市井荒廢城郭丘墟吾
二人者同處蒿萊就荒開徑芟薙茅茨剪除荆棘樹
之以木周之以垣殿正立以奉高真舍傍啓以安雲
衆日往月來其功僅完以其成之難也將刊諸石以
示來者庶知前人建業之艱宜守慎也知常子不言
良久而應曰汝知夫所謂真乎真道無形真理無言
真人無妄真語無文汝將以真而悟邪以迹爲真邪

以真而悟則得之於中而無事吾言也以迹爲真則求之於外而妄索贅語也汝以妄聽之予以妄言之以妄言對妄聽猶醉者之扶醉終亦不悟而已矣將示之以默猶積蘇壘塊扣之無聲非道也哉不得已而應之其人唯唯而退歲次丁巳上巳後一日記

濱都重建太虛觀記

大壑混茫鏡含萬象八紘九野之水衆派百川之流咸輻湊焉以其善下而能容旣廣而且大故幾於道神變之所在顛氣之所鍾往古來今神仙異士多生

於其側登萊之域近東海之涘登之南邑曰棲霞邑之北墅曰濱都處公艾二山之顏東之山曰忘憂西之臺曰鳳凰金水流其前玉岡阜其後左及丹砂井右挹金鱗泉隱約之間太虛道觀獨建於斯原其所從寔長春丘真人之所經始也初真人志道剛決修煉有年聞望遠及而達聖聰大定戊申正月起而應召奏對有嘉寵錫優渥已酉春二月得旨還山西歷陝右特以隨機接物杖屨遊方建立玄門不遑寧處明昌冬十月復之海上而及濱都營葺斯觀堂構埒

茨與衆共之坤母負基海神貢具治秦鞭之石萃楚
有之材暮止朝勤日改月化連年不息方見成功殿
宇崢嶸丹青炳煥洞房特室寮舍三間莫不嚴飾及
列玄藏以蓄羣經弘規壯麗爲東方道林之冠也承
安庚申勅賜額曰太虛無幾何貞祐之末車騎南遷
兵塵蔽野勢移陵谷崑崗火熾人物殆盡觀之所有
俱掃地矣真人方在騷屑之間天祐神相獲無恙焉
戊寅徙居萊之昊天觀己卯冬十月詔下庚辰春正
月發軔北行以觀付清虛大師范公洎姜公武公命

主張是乃重興之范公諱全生道號虛真子本齊之
濟陽人自幼而道師事長春賦性敦厚服膺師訓終
身不忘故能克紹箕裘而道價諸方以其純信而無
疑也故偏得師之妙側聞一語銘骨以酬壬午春正
月輿議觀之規始鳩工董役積力選材採之築之勿
亟勿怠其徒數百未嘗暫息越明年真人復起自龍
庭勅住燕然之長春宮教門方盛學徒雲集百倍於
常太虛之觀不謀而作不慮而成土木雲屯棟宇鱗
次下院盈十所聖位列三區方丈賓寮靖廬特室便

房雜舍約百餘楹壇墀肅清門庭曠達所以將迎風
馭棲止雲朋仰叩圓穹祝延皇祚以報洪恩之萬
一也及蒙行省李公夫人楊氏爲外護功德主凡所
不給悉禪助之戊申七月嗣教宗師承朝旨凡師真
遺迹命革爲宮太虛仍存舊號爲太虛宮此重修之
大畧也由是觀之道之所存充塞四虛其運無乎不
在雖有昇降出沒消長存亡日新之變而大常者存
乎中故本迹相繼而終古不泯是宮長春真人起本
於前范公大師張拓於後雖經暫廢而遽興之百倍
於前天祚之也夫修天爵者來人爵建大功者立大
名功成名遂而不居焉繼其後者無窮匱已烏知其
盡哉道之神化也如是

滎陽修建黃籙大醮記

太歲屠維協洽春正月滎陽袁公崇建黃籙大醮封
治壇墀陳列像儀越三日預告同盟庇物蕝事望前
三日爲始行道齋奉三境高真上下神祇所以薦濟
親屬遠近亡化兼波及本路覆絕無皈之魄洎有主
無祭者投壇附薦以致孝子順孫思宗念祖酬恩報

本禮也原其所始以公之考妣丁壬辰之運俱殞於
鋒鏑之場將求其考妣之骸混淆莫辨哀此交橫腐
骨俱蒙而葬之時祀不乏其孝心之篤視人如已也
先嘗預作醮事困而假寐夢水府之神王召而覈其
實具以實對喜而賜水二器命荷以還時膺大旱剋
期而雨應是知誠意孝思動天地通鬼神信而有徵
由是存誠歷久將崇大醮力所不贍至願未酬來歲
秋敦請南京大朝元宮棲雲真人求哀懇切衆感其
誠躍往助之自冬及春敷布陳列建立掃除洎望昧

爽焚詞散壇乃畢此薦享之大畧也嘗試論之通天
地者一氣也形物象者一神也是以隱顯出沒消長
存亡昇降往還廢興得失有居無事而推運者玄樞
也不古不今何彼何此生者萌於是死者復於是亦
變化之無盡藏也未嘗知此者以身爲我有物爲我
常執固顛瞑終身不返則所謂淹魂滯魄者有之何
以知其然邪鄭良霄之死三年介而晝行彭生之死
載歲豕而逆立景公夢五丈夫訴寃明獲其首叔夜
夢一伶官索瘞尋暴其骸此數子者結恨憤於真靈

窮年不泯拘魂魄於假物千古不忘此不謂之淹滯
乎既不從化又無所歸此不謂之無主乎舉證證然
趨死者例皆若此無歸之魂堅守之魄將充塞四虛
矣故有着物而憑人依草附木隱沒於幽暗之所啼
泣於陰雨之宵其苦楚可勝道哉一念萬年何從頽
脫不逢慈孝誰將救之須仗玄勳爲之薦拔今縣令
袁公輒罄家貲崇修大醮無彼無此拯救諸靈不獨
親其親遊魂虛魄皆一以薦之將使安而去化入於
寥天一矣非盡心者不能如此姑據其實與歲月謹
爲之記

